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孟子說卷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千九百六十一

經部

孟子說卷二

宋 張栻 撰

公孫丑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

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蹵然

蹵然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

艷然不悅之色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夫以子路一匹夫事業曾未著於當時而曾西聞其名則蹙然而懼以為已何敢與之班管仲為齊卿相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功業如此其著而曾西聞其名則艷然不悅以為何乃比已於是果何意哉此學者

所宜精思力體以究其所以然也一言以蔽之亦在
於義利之分而已子路在聖門雖未班乎顏閔之列
然觀其進德之勇克己之嚴蓋有諸已而充實者其
用力於斯道也久矣雖其事業不著於時而其規模
固王者之道也至於管晏朝夕之所以處已處人者
莫非圖功而計利耳故得君之專行政之久而其事
業有限蓋不出於功利之中君子不貴也然則其意
味相去豈不如砒砒之於美玉乎學者無慕乎管晏

之功而深求乎子路之心則聖人之門可循而進矣
雖然子路嘗以管仲為未仁夫子之言乃若取之何
哉子路兼人其進也甚勇其於管仲蓋了然明見其
失以為不足道者也而夫子之意則謂觀人之法雖
見其失而其可取者亦不可廢也故舉其事功而取
之所以涵養子路之恕心也若孟子之答公孫丑則
正其本而言之使丑知其方也聖賢答問抑揚自有
深意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
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
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
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
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
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

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
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
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
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
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
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
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郵傳書
命者也當今
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

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公孫丑聞以齊王猶反手之論則益疑而未信故引
文武之事以譬之孟子謂文王何可當也謂文王之
德之盛為不可及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
作其間如太甲沃丁祖乙盤庚皆賢君也而太戊武
丁則幾於聖矣賢聖之君相望如此其志氣之所感
發德澤之所漸被為如何紂去武丁之沒實百十有
一載而孟子以為未遠者蓋武丁之澤其流長故耳

故家遺俗之所傳流風善政之所被為未泯沒而又
有賢臣以輔之故雖以紂之無道亦在位又三十四
祀而後周代之所謂久而後失之者也然以紂有天
下之大而周卒以百里興亦可見文王之莫可當矣
此論其理勢之然非謂文王而有取商之心也齊人
有言蓋里諺也理有可取雖里諺之微聖賢亦取之
也夫不可為者勢與時也夏后殷周之盛王畿不過
千里今齊既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則齊亦有其民矣地不必求辟也民不必求聚也惟
當行仁政而已則其王也孰禦焉蓋自幽王之後王
政不復見於天下王者之不作斯民之憔悴皆未有
甚於斯時夫其愁苦也深則其思治也切如飢渴者
易為飲食也則引孔子之言以為證德之流行速於
置郵而傳命言其感通之速也猶解倒懸云者若言
其困之極而望之切也事半於古之人而功則倍勢
與時則然耳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公孫丑以為孟子志在行道若一旦得齊之卿相而道得行焉宜其有以動乎中也丑蓋未知夫君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者我也我四十不動心蓋省察之精而知其至此時而然也丑以為甚難也故謂過孟賁遠矣孟子告之為是亦不難告

子先我而能不動心者蓋不動心未足以盡聖賢之
蘊也雖然不動心則同而所以不動者則異孟子以
集義為本告子則以義為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
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在告子則力制其欲
專固凝滯而能不動者也其所以異者學者可不深
究歟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
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

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褐寬博匹夫被褐者

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公孫丑問不動心有其道否孟子先舉北宮黝孟施
舍之事言此二子所以不動心之道也北宮黝期於
必為者也膚撓者有所動於體也目逃者有所避於
目也不膚撓不目逃蓋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
市朝也其所不欲受於匹夫者亦不受於萬乘之君
視譏刺萬乘之君若刺匹夫無諸侯威嚴之可敬以
惡聲至必以惡聲反之是皆必為而無所屈者然但
為守其外而猶未及乎守氣也若孟施舍推之以無

懼則愈矣視不勝猶勝則不以勝負累其中也謂量敵而進慮勝而動是猶以三軍為畏者吾則不能為必勝能無懼而已此約其在我守氣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言其氣象有似乎二子也曾子明理自克者也孟施舍不競於外故有似焉子夏篤志力行者也北宮黝之堅強不屈故有似焉二子未知其勇之所成就彼此之孰賢然孟施舍比之北宮黝則為守約也於是舉曾子之所謂勇曾子謂聞大

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則雖被褐之匹夫吾亦不
得而惴之自反而縮則雖千萬人之敵亦可往蓋直
則為壯故也縮訓直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不徇乎外
惟自反而求夫理義之所安其所守者約而已約謂
義也然則又豈孟施舍守氣者之所可及乎夫子路
問強夫子告之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而以強矯
為貴申枳有慾則不以剛許之聖人之所謂勇所謂
剛蓋如此